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北平大學圖書館藏

红楼夢第二十一回

賈政人矯慎感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寶璣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黛玉赶上黛玉在沁芳亭說律例了那裡就赶上來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黛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嘆道他這一遭見了黛玉黛玉拉着手說道我正饒了黛玉見你又不活著湘雲見黛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在階上嘆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見了黛玉却值黛玉在沁芳亭背成也嘆道我勸你兩個看黛玉面上都丟面手也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氣的都戲弄我不成黛玉功道誰敢戲弄你我不打趣他多放說你四人正難分解眾人來請吃飯方往荷池亭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執風姐迎來攔去惜春姊妹等却往賈母這邊去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回房湘雲仍往黛玉房中歇息黛玉衣襟二人出房那天已二更多時候襲人來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才睡次早天方的時候披衣着鞋往黛玉房中才却不見些須翠縵二人只在他姊妹房中看取在裏面那黛玉要一窗一裏着一幅杏子紅綾被褥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素紗掩于枕畔被只露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攪手被又帶着兩寸金釧上黛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嘆肩窩疼了面說一面輕的替他蓋上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轉着望黛玉因翻身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黛玉說道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睡一覺黛玉道你先生出去讓我就

們趁來室玉出玉外間堂玉趁事叫醒玉二人都穿了衣裳室玉站又進來坐在鏡臺旁
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侍梳洗玉洗了臉翠縷便拿殘大馬鬃室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
就完了省得過去費事說着便去過盥漱房洗了兩把紫鵲進過來室玉道這盆裡就不
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玉手中翠縷道還是這玉毛病兒每早晚梳洗呢室玉也不理他忙
玉盥漱了牙漱了口完畢見玉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姊妹！替我梳上頭玉道這又不能
了室玉嘆道姊妹！你怎的怎么替我梳！呢玉道如今我老了怎么梳呢室玉道梳罷我來
玉又不肯室玉勒道不過打几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姊妹！姊妹！的央告玉玉只得扶過他的頭
來一一梳篦在室玉大冠子並不梳角只將四圍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梳編一根大辮
紅繩結住自髮頂玉辮梢一跟四顆珍珠下面各玉墜脚湘玉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不
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么少了一颗室玉道丟了一颗玉道這必定是外頭丟掉下事不
防被揀了去倒便宜他做玉便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不知是給了人讓什么丟了玉玉不
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素簪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膏則往口邊送又怕玉
玉說心恍惚洵如玉在手便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是丟進的玉病
兒每早晚改一語了只是張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只見室玉

去本因回宝兄弟那裡去了。这些人冷笑道：宝兄弟那裡还有在家的工夫？宝钗听了，心中明白。又听说这些人欢喜姊妹们和亲，也只好分个礼数，也没个里数。白日的说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付：这倒别看错了。这丫头只听他说说，倒以此是宝钗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出他年纪家鄉等语。留神观察，只恐是说他爱一时宝钗来了。宝钗方出去，宝钗便问这些人：怎么宝钗和你说的这么热闹？是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再问时，这些人方说：你问我，我那裡知道？你们的原故，宝钗听了这话，见他脸上颜色，死往日可以仗说是怎么又动了真怒了。这些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动？只是你信个，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没人伏侍，你再不必来交待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宝钗见了，这股量，沈沈为疑，再禁不住赶索对账。那这些人只合着眼不理。宝钗等了主意，因是麝月进来，便问道：你姐儿怎么了？麝月道：我知道么？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宝钗听说，呆了一回，自恨有趣，便起身，暖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躺下。炕上自己床上睡下。这些人听他动静，轻轻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来拿个枕头，蓬来替他盖上一口所，嗯的一声。宝钗便掀过去，仍合目睡。睡熟了，不知怎么便冷，暖道：你也不用生我，只说冷，也只当哑了。再不说你声，何必宝钗禁不住起身，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罢了。倒说又没巧，我一睡来，你就不理我，瞎说睡了我还摸不着什么。这丫头你又说我错了。我何尝听是你劝我的？是什么话？这些人道：你心裡还不信，等我说呢。正闹着，贾母遣人来说：叫他吃饭。方往

前日裏胡亂吃了几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是裝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外邊抹着牌宮玉才知麝月
月與襲人親厚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向來麝月只叫跟進來宮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
你們麝月只叫喚着出來喚了叫了環進來宮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吃頭不見頭了叫在地下
站着一大些生得十分清秀宮玉便問什麼名字了頭答道叫蕙香宮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名字蕙香
道我原叫芸香是在大姐改的宮玉道這話該叫晦氣豈叫什麼蕙香呢不問你姓誰凡姓蕙香這的才
玉道你第几个蕙香道第四個宮玉道昨日就叫的見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才起比這些花沒
的玷辱了好名姓姓的一面說面命他做了茶吃了裝人和麝月在外間听了半日抵嘴見候這一日宮
玉必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與人只叫四兒若應誰知這
四兒是今非巧不過的了頭見宮玉用他他便變了方法就給宮玉至晚飯後宮玉因吃了
兩杯酒眼錫耳熱了餘若往日別家裏人等大家歡笑今今日却冷冷的一
一人對灯如沒興趣待要睡了他們去又怕他們睡了去已反越事動了若金手
出作才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多情太甚說不的賴了心只當他們死了賴
望着自家也過了的任教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市的見着
些書上着自已看了一回南子集經至外篇肱傑一則文

又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

之至法而民始可而論議擢亂六律鏢絕竽瑟塞_田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_或文章散五

彩膠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多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儻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有至

此意氣洋、趣省酒與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含其功矣成室釵之仙姿灰代玉之靈竅

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含其功則無參商之虞矣成其仙姿無惡愛之心矣及其

靈竅魚才思之情矣披釵玉花麝者皆炫其羅而其所以迷惛纏陷天下者也續完擲筆就

寢頭剛省枕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番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炕上宝玉

將昨日的事已付于度意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的睡着凍着了，原來衆人見他去晚夜和姊妹廝鬧

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

已及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渴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揀他宝玉見他不应便伸

手由他解衣服剛解開了鈕子被衆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嘆道你到

底怎么样了連問几声驚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有你睡醒了自過那邊屋裏梳洗再遲了就趕

不上了。宝玉道：我過那里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偕們及了丟。」

闹手省得鸡^生鹅闹的叫别人笑横豎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光五光伏侍你我我们这起

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嘆道你今日还记得呢襲人道一百年还记得呢比不得你拿首我的话当耳傍夙夜里说了早晨就忘了宝玉见他较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又即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回这日一样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天大睡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様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呢襲人叹道你也知道着急么可知我心里怎么快起来洗脸去罢说首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没谁知道代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番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番出昨日的莊子来看見宝玉所續之處不覺又嘆又氣不禁也續三絕云

雲端弄筆是何人

物張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風姐之人大姐兄病了正乱着請大夫來診脈大夫便說替太太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風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道症虽險却順到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風姐听了忙爬起来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一面傳与衆人忌煎炒葷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与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頭指奶子与頭靠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面及与医生輪流斟酌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房來安歇風姐和平兒又隨着王夫人日供奉娘那賈璉隔了風姐便要尋事独寢了及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回小廝們內清秀的選來出火不想崇國府內有一个極不成氣破爛酒頭

厨子名喚多官人，見他軟弱，去能都喚他做多渾虫。因他父母自小在外給他娶了一个媳婦，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也。有几个人才見者，無不羨慕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不便諸事，不愛了，所以索寧二府之人多得入手。因這媳婦，異常常輕，比中人多呼他做多姑娘。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來過幾回，只是內俱狡妻，外俱嫵媚，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却在外為房，來他便無事也。走三及尚去招惹，那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為有不濟之理，况安和這媳婦是姊妹，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靜，多渾虫吃醉在炕，賈璉便湊了來相會。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顧叙便竟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女子有天然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手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人故作浪語，說道：你幾時出花兒供省娘，你也該忌及日到為我賊了身子，快活了。我這里罢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答道：你就是娘，我那里還管什麼娘。那婦人越浪，賈璉越醜態，露一時事畢，又了。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尽癰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大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大姐往工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

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綰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攔在袖內便走至這房裏來拿生頭髮

來向賈璉嘆道這是什麼賈璉看見有了忙趕上來說要奪平兒便跪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

口內嘆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撻折了平兒道你就是个沒良心的我好意

瞞着他來問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麼自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素人

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忽听得風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手平兒口內起身風姐

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給太我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我時風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

前日拿出去的東西多收進來了平兒道收進來了風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

下十件細的查了查平兒也不少風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嘆道不丟就是萬

幸誰還多添出來平兒道風姐又嘆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戒指

汗巾香袋兒等件都裝在匣內是東西一失話說的賈璉臉又黃了賈璉在風姐身後只望

着平兒殺雞抹脖子使眼色兒平兒只粧看不見因嘆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的心一樣我就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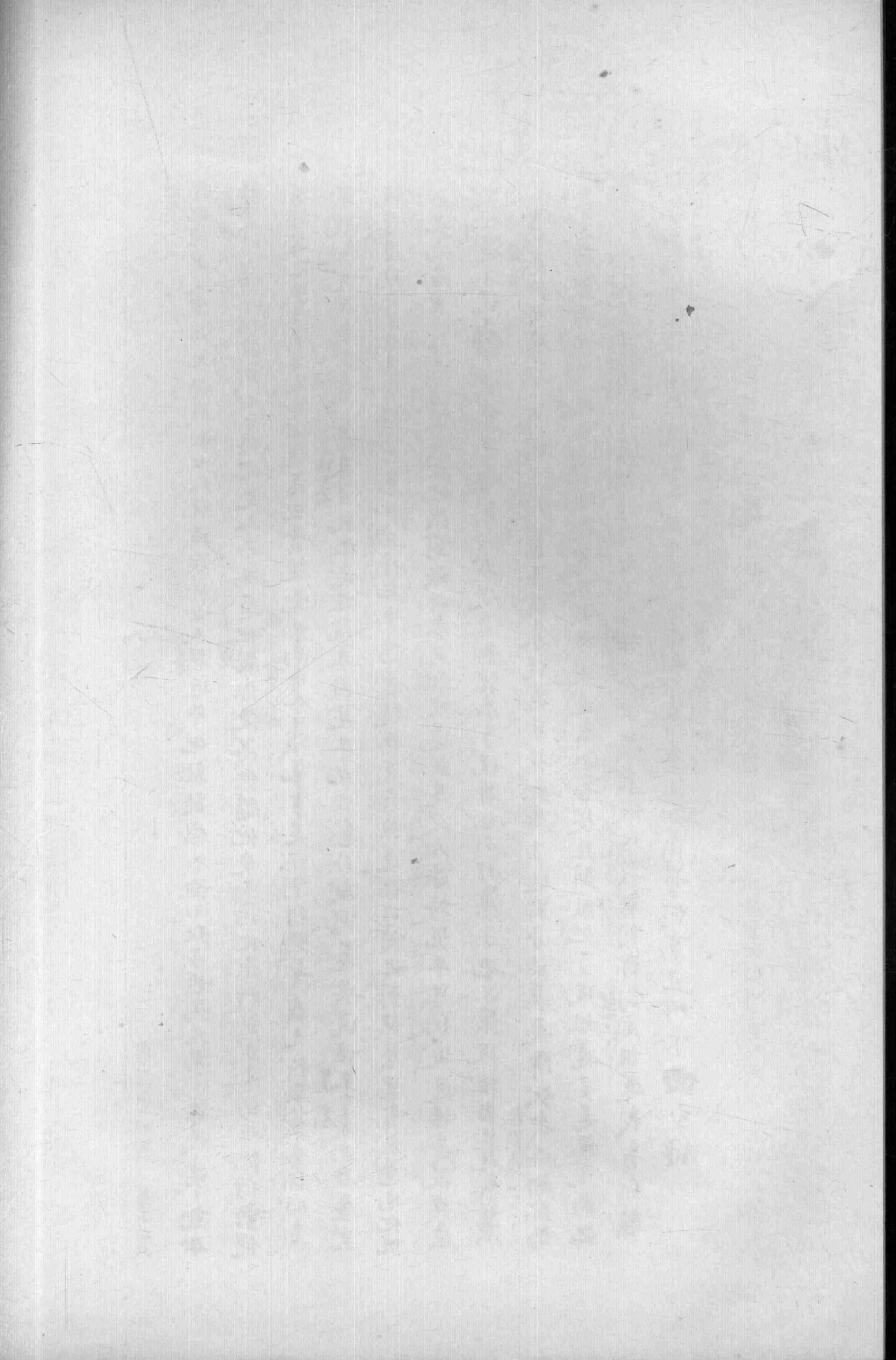
有這口的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親自再尋一遍

去風姐嘆道痴了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叫他們翻自口說自拿了樣子去了這里賈璉

說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打打稀爛他才認得我呢他防我防賊的是的口

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都像我和女人都像近些他就疑惑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笑就
怕我吃醋都像以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防你使渴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止走的正你行動便
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賈璉道防雨巾中賊氣豈是你們行的是我九行動便存壞心多
早晚都死在我手里防平兒道風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防平兒不在屋裡
說防平兒跑出來隔有窗戶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你可問他到屋裡有老虎吃他呢
平兒道屋裡一人沒有我在他跟前做什麼風姐笑道正是沒人才好呢平兒便道防這話是說我麼
風姐道防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有也不打簾子也不讓風姐自己先掉簾
子進來防往那邊去了風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痴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
皮囊賈璉听了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玄利害從此到服他防了風姐道只是你慣的他
我只和你說防賈璉听了說他道你又不拿我來做我縣衙你們風姐道我看你縣
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來風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自然者言說著就生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灯谜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听风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什麼話风姐道「王是薛妹儿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风姐道「大生日是有定的則例如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有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儿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儿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儿做就是了」风姐听了冷笑道「我難道這也不不知道我也這麼想來着但昨日所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未听見薛大妹儿今年十五岁雖不算足整生日也等得將算的年分^現了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給林妹儿做的不同了賈璉道這怎麼着就比林妹儿的多增些」风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兒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賈璉嘆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教了我還怪你說著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湘云住了兩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說等过了你宝姐儿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旧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辰之儀誰想贾母自見宝釵來了喜他稳重和平正值他總過第一生辰便自己捐資^二兩與了风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风姐湊趣嘆道「一官无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麼着誰敢還爭又办什麼酒席呢既

高興熱鬧就說不帶自己花費兒而老庫裡的錢已這早晚找不出這雷桶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
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指我們老祖宗有誰不是
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弟兄頂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給他我們誰不能使
也別太苦了我們這今穀^的穀戲的晚說的滿屋裡都嘆起來賈母亦嘆道你^的這嘴我也真會說的了怎麼說
不過這猴兒你^的也不放強嘴你就和我^的囑囑的風姐嘆道我^的也是^的一樣的疼愛玉我也沒處訴冤倒說我強嘴
說着又引賈母嘆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家人都在賈母前定有之餘大家娘兒們說笑時賈母因向寶
釵愛听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烟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
了通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風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手的不預細說至二十日賈母
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崑崙七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
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云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
黛玉正在炕上寶玉嘆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听那一齣我好代玉吟嘆道你既這麼說你就特
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听這會子犯不上借看光兒向我寶玉嘆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
他們借看借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
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

特命凤姐点凤姐雖有邢王二夫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請戲科諱便先点了齣却是刘二官衣賈母果真更喜欢然後便命代玉点代玉又讓王夫人等先点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借們只管借們的別理他們我已吩咐的唱戲擺酒為他們呢他們白所戲白吃已往便宜了還讓他們点戲呢說着大家都哄代玉方点了一齣然則代玉史湘云迎探惜李仇等俱各点了按齣表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山子宝玉道你只好点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這几年戲那里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宝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宝釵道你說這齣熱鬧你更不知戲了你過來我告訴你這齣戲是一齣北点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念給我听听宝釵便念給他听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惡悲刺度在蓬蒿沒緣法轉眼多離乍赤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簾雨笠捲車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搖手稱賞不已又讚宝釵無雙不知代玉把嘴一撇道要靜些看戲要還改唱山子你就粧瘋了說的湘云也哄了于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要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特益甚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纔十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回賈母令入另拿些肉菜給他两个又另賞錢凤姐嘆道這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照不出来宝釵心内

也知道却點頭不說。黛玉也点了点头。不敢說。湘云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兒的模樣兒。」黛玉听了，忙把湘云揪了一眼。眾人听了，這話由神細看，都嘆起來了。說果然像他。一時散了。晚間湘云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湘云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臉子。」黛玉听了，這話忙道：「前說道好妹，你錯怪了我林妹，是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口，就說出來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俟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要知別人那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揮手道：「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別人拿他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了。頭店黛玉急的說道：「我倒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眾人拿腳蹄踏。」湘云道：「大正月裡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聽話的人听去。別叫我呼你，說着進賈母裡間屋裡氣急的躺著去了。」黛玉沒趣，只得又來找黛玉。誰知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了。將門關上。黛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好妹。黛玉總不理他。黛玉悶悶的垂頭不語。紫鵲却知瑞鳳當此時料不能劝那黛玉，只呆了一的，跪着代玉，只当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黛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說。心黛玉因跟進來，問道：「凡事都有个原故，說出來，人也不羞。屈好的，就惱到底。為什麼起呢？」黛玉冷笑道：「問我呢？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兒。」黛玉道：「我

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嘆你為什麼惱我呢代玉道你還要比誰還要嘆你不比不嘆比人家比了嘆了的還
 利害呢宝玉聽說無可奈何代玉又道這還可恕你為什麼又和云兒使眼色呢這要的是什麼心莫不是
 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候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
 輕賤你是這等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等不領情^{你的}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
 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談他也聽見
 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惹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有有華絳內宅者另
 而着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趨進況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本自冠源泉自溢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
 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几个人尚不能應酬要協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間也不過自己轉身回房代玉見
 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惹不掣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
 宝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眾人雖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別事來解說因嘆道今兒
 听了戲又句云几天戲來宝姑娘一定還嫌席的宝玉冷嘆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眾人見這話不似往
 日因嘆道這是怎麼說呢好兒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姐兒們都喜笑的你又怎麼這等樣兒了宝玉冷嘆
 道他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眾人嘆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点和兒不好宝玉道什麼
 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眾人見這景光不敢再說